

林 行

譯文全集
22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 行

譯文全集
22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紓譯文全集 第二十二冊 目錄

冰雪因緣	(一)	一
冰雪因緣	(二)	一一一
冰雪因緣	(三)	二二三
冰雪因緣	(四)	三四三
冰雪因緣	(五)	四六三
冰雪因緣	(六)	五七七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六編

冰雪因緣

社會小說

卷一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

(印)

(精)

五彩地圖

各省地圖

奉天 江蘇 直隸 安徽 山東 湖北 浙江 湖南

各省明細全圖

每幅八角

浙江 安徽 山東 四川 直隸 湖北 江蘇 湖南

各省全圖

甲種 二元二角 乙種 二元 丙種 一元二角

湖北 廣東

袖珍全圖

每份二角五分

最近出版
教科適用

中華新地圖
中華分道圖

廿六幅
一幅

四角
八角

中華地文圖
五洲新圖

近刊
近刊

世界全圖

坤輿東西兩半球圖 兩幅
甲種 各三元半 丙種 一元二角五分
坤輿方圖
甲種 一元二角 丙種 八角
世界新輿圖 定價七元
新撰瀛寰全圖 定價一元

本國總圖

中國全圖 定價四元
中國輿地全圖 一元二角
中國新輿圖 定價五元
中國全圖
甲種 四元五角 乙種 四元 丙種 一元八角

學校最適用各種暗射圖

東半球暗射圖 兩幅
甲種 各三元半 乙種 一元二角半 丙種 一元二角
世界暗射圖
甲種 三元 乙種 二元半 丙種 一元
中國暗射圖
甲種 三元半 乙種 三元 丙種 一元二角

序

陶侃之應事也。木屑竹頭。皆資爲用。郝超之論謝元也。謂履屐之間。皆得其任。二者均陳舊語。然畏廬拾之以論迭更司先生之文。正所謂木屑竹頭。皆有所用。而履屐之間。皆得其任者也。英文之高者曰。司各得。法文之高者曰。仲馬。吾則皆譯之矣。然司氏之文。懸襁。仲氏之文。疏闊。讀後無復餘味。獨迭更先生。臨文如善奕之著。子閒閒一置。殆千旋萬繞。一至舊著之地。則此著實先敵人。蓋於未胚胎之前。已伏線矣。惟其伏線之微。故雖一小物。一小事。譯者亦無敢棄擲而刪節之。防後來之筆。旋繞到此。無復叫應。冲叔初不著意。久久聞余言。始覺。於是余二人口述。神會。筆逐。綿綿延延。至於幽渺深沈之中。覺步步咸有意境。可尋。嗚呼。文字至此。真足以賞心而怡神矣。左氏之文。在重複中。能不自複。馬氏之文。在鴻篇巨製中。往往潛用抽換埋伏之筆。而人不覺。迭更氏亦然。雖細碎蕪蔓。若不可收拾。忽而井井臚列。將全章作一大收束。醒人眼目。有時隨伏隨醒。力所不能兼顧者。則空中傳響。迴光返照。手寫是

間目注彼處篇中不著其人而其人之姓名事實時時羅列如所羅門倭而忒二人之常在佛羅倫司及迺德口中是也吾恆言南史易爲北史難工南史多文人有本事可記故易渲染北史人物多羌胡武人間有文士亦考訂之家乃李延壽能部署驅駕與南史同工正其於不易寫生處出寫生妙手所以爲工此書情節無多寥寥百餘語可括東貝家事而迭更司先生敘致至二十五萬餘言談詠間出聲淚俱下言小人則曲盡其毒螫敍孝女則直揭其天性至描寫東貝之驕層出不窮恐吳道子之畫地獄變相不復能過且狀人間闕茸詔佞者無遁情矣嗚呼吾於先生之文又何間焉先生自言生平所著以塊肉餘生述爲第一吾則云述中語多先生自敍身世言第一者私意也以吾論之當以此書爲第一正以不易寫生處出寫生妙手耳恨余驚朽文字頽唐不盡先生所長若海內錦繡才子能匡我不逮大加筆削則尤禱祀求之

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畏廬林紓識

冰雪因緣卷一

英國卻而司迭更司著

閩縣林 紓
仁和魏 易 同譯

第一章

老東貝一日居於密室之中。風牕皆下。景物沈黑。東貝踞溫榻坐。甫生之子臥於搖牀中。以木棉四塞其左右。沈酣而睡。東貝防其冒寒。則寘諸爐之近處。竟似以孺子之身代麥粉餅。新成時。近火烘之。令脆者。東貝四十八歲人也。此孺子則年甫四十八分鐘。東貝髮禿而頰絳。雖五官周整。而其嚴厲之氣。令人望而却走。孺子之頭。則全禿。而頰乃逾絳。雖狀態可愛。而新出諸胞。頗挾污垢。膚肉亦微皺。時老東貝額上皺紋已夥。直把所歷之光陰。所嘗之世故。一一鐫刻其中。大抵光陰世故。曲肖孺生之兄弟。雙持巨斧。隨遇斫人。人無免者。孺子額上亦頗有皺紋。此卽光陰先生先下種子於其額上。稍長。則又削之。使平。此後逐月逐年。又徐徐加以鐫刻。俾之至老。則

刻痕遂深。然生兒之事。爲老東貝久久所希冀者。今日希冀之心。旣遂。不期弄其至沈重之金表鍊。鏘然作聲。以鳴得意。嬰兒雖臥。握其雙拳。微微上挺。似與造化爭論。胡以匆匆命我墜地。初不見告也。東貝忽面其妻曰。密昔司東貝。吾家中恆言東貝父子。今則不僅招牌上書東貝父子。卽實踐之言。亦曰東貝父子矣。吾句親愛之密昔司東貝。以爲何如者。東貝之爲此語。蓋樂極而言。平日初未加親愛之名詞。故脫口時。不期少加頓挫之筆。密昔司東貝聞言大異。以爲生平未聞是稱。斗然亦迴首而視東貝曰。彼後來命名。必曰保羅密昔司。微息答曰。然。答時特口吻微動而已。東貝曰。此名彼父名之。彼祖名之。吾甚願彼祖父之尙生。視其孫子之出世也。乃向空言曰。東貝父子。東貝父子四字。固東貝長日所不去懷者。以爲上帝之造天地。爲東貝父子。造也。上帝之造日月。爲東貝父子。貿易而造也。上帝之造河海。卽爲東貝父子。行舟而造也。昔者羅馬紀年。以AD二字爲符驗。意謂有耶穌降生最始之紀年。譯音曰安那東米尼。一入東貝意中。則讀爲安那東貝父子。似移耶穌之紀年。爲己。

一身一家之紀年。自其父見背。東貝蒙業二十年。招牌仍大書東貝父子。而東貝二十年。中固一身也。蓋密昔司東貝之嫁。亦十年來歸後。亦無所謂夫妻之樂。但屈居財虜之家。俯仰無術。恨運命之窮。譬如有人語以爾妻抑抑將病者。東貝則決不之信。蓋東貝家世相傳。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久矣。謂動心二字。書中言之。孺子未諳人事。時有之。若身握利權。行事則萬無所謂動心者。東貝之心。蓋曰。此理至精。無素凡婦人得事東貝者。於願已足。尙何快快之有。且身事東貝。後此尙有爲東貝生兒身爲母儀之希望。天下婦人之所希望者。尙有高於此者耶。今密昔司東貝爲我之妻。在社會中。足令旁人致敬。衣食既無虧缺。與宴必居首座。即使不樂。亦復不能不樂。第美中弗足者。十年以來。子嗣未兆。此足爲憾。未臻於極樂耳。實則密昔司初非無出生女已六歲矣。正於此時。亦潛入室中。依於母榻之側。不令東貝見之。願此萋萋一女。於東貝父子招牌。實不相關。屬須知東貝之有女。似東貝之產。成爲僞金洋。但具其形。不復可用。而今日者。東貝方在得意之交。似噴水之馬車。平日於不屑意之。

僻路。今亦小加潤澤。卽謂其女曰。佛羅倫司。汝往觀若弟。第母許以手撩動之。佛羅倫司以目視東貝。方恍然悟。此高領藍衣。着長簫之靴。鏘表鍊而言者。卽爲其父也。

以平日無恩。但望見其衣飾。卽名爲其父而已。

聞言。亦不之答。仍引目盼其母。少須。母張眼見女。女即奔集。

其母之側。堅抱其母。東貝卽起立曰。止止。如此狂慙。乃不適於病軀。吾今且下。呼取迫伯司醫生視汝。旣至門。復俯視孺子。後語看護婦曰。密昔司。卽曰。爾句。看護婦曰。吾爲白洛克忒。東貝曰。密昔司。白洛克忒。汝爲我善視兒。看護婦曰。我識之。當密斯佛羅倫司生時。東貝聞言。止之曰。此一時彼一時也。此子前程高遠。因執嬰兒小手曰。汝乃大有前程。則以口親之。始下。此時迫伯司方在樓下。退閒屋下。負手而行。醫生者。御醫也。收生尤爲長技。侍坐者。爲東貝家常延之醫。覺迫伯司之一舉一動。均可奉爲圭臬。六禮拜前。此醫恆對人言。將來東貝生兒。必我與迫伯司爲同夥。迫伯司見東貝入。卽曰。夫人免身後。何如。東貝聞言。不知所對。蓋此時之心。初不注於病人。但格格言曰。尙乞先生臨顧。醫生曰。可以我觀之。公爵夫人。玉體卽復。謝曰。我誤。

矣。夫人之體似欠。句似欠。句精神也。以我思之。似不。句不。句侍醫卽繼之曰。妙。句迫伯司亦曰。然不妙也。我曾觀康格被爵夫人玉體。卽復曰。又誤矣。侍醫曰。此惟丈人診人多。且多貴人。宜其不復記憶。迫伯司意得。卽曰。此老夫之謬也。我適言病言精神。頽敝法當自持。侍醫曰。辟而根司。迫伯司卽指之曰。密司忒。辟而根司雖未知名。然所見與老夫同。辟而根司卽惶恐言曰。是烏敢當。迫伯司曰。終爲佳品。彼在君家。臨症久。病人體質。彼當詳知。彼意與老夫同。終當自持。爲上果。自持仍不能支者。則後顧茫茫。均主客之所不欲。語後。彼此均沈吟久之。及見迫伯司足動。辟而根司卽先啟。關讓御醫先行。讀吾書者。若謂東貝心肺全冷。聞死人而不動者。吾亦不爲是刻毒之言。惟東貝家人派別。初未有聞。變而驚此。其定力蓋有所授也。果其妻死者。其心亦未必能歡。譬常御之家具一朝斷失。棄擲寸心。亦終怏怏。第此怏怏之心。亦循例而然。當二醫同上後。東貝獨坐於客堂。方有所籌畫。忽聞女人裙幅之聲。少選果入一婦人。年鬢已過中歲。衣飾尙復斌媚。大類少年。胸衣至緊。二乳峯翹然高出。

即張兩手抱東貝曰。吾親愛之保羅。吾見狀果一小東貝也。東貝曰。吾妹言然。此良不墜家聲。東貝之妹樂極。大似淚出。東貝曰。羅意莎。汝勿喜而動心。羅意莎坐而拭目曰。吾實不能自持此子。果大類東貝。東貝曰。汝見番尼病狀何似。羅意莎曰。此何足憂。彼特產後疲耳。我前此生喬治及弗列得立。其狀較羸。我則力支之。彼能力支。病亦當已。特彼非東貝家兒。賦質不能概論。然此兒尙當乳哺大義。當盡如何言。病保羅聽之。吾今日喜極。腦力莫支。汝當少酒款我。我適下樓。幾躓者屢。此時復聞有叩門聲。又入一婦人。呼羅意莎曰。密昔司赤克佳乎。近如何者。羅意莎立起。言曰。保羅此爲密司討克司。其人甚慈惠。非彼者。吾幾不能雅步及此。謂來人曰。密司討克司。此爲吾懷兄。東貝復謂東貝曰。此爲妹契友密司討克司。討克司長瘦人也。衣服半舊。貌至足恭。平日好聞耳語。故傾其首。因而永永其首。皆微偏兩肘。好縮而向後。作驚駭狀。久久馴習。不駭亦縮矣。聲音柔婉。無倫其鼻本如懸膽。所恨半道復突一峯。遂將鼻峯內鉤。成爲鷹啄之狀。冠上喜戴鮮花。然亦間取不知名之花草。零星飾

之冠上行時必攜小篋。用二銅鈕相交而合之。啟閉皆戛戛作聲。自其風貌衣服觀之人固自由特範圍至狹。然亦雄張其能力所及。用自粧點以飾觀。但觀行路一步可至者。則勻爲三數武。出之由之用。出一錢其量必擴充爲數錢之用。然後已。此時鞠躬言曰。我與密司忒東貝相見。蓋在平日希冀所不必到者。復面羅意莎曰。吾親愛之良友。所患平平。羅意莎曰。少愈矣。汝亦當進少酒。吾知爾今日之欣喜無量。亦須以酒自鎮。東貝即立上其杯。羅意莎曰。保羅密司討克司。知吾家嫂氏添丁。已具禮而來。物固非貴。但一針墊甚合吾家目前之吉兆。以針墊之上。繡曰。歡迎小東貝。東貝曰。繡者作是語耶。羅意莎曰。然。討克司復附羅意莎之耳。言曰。吾本繡歡迎東貝公子。旣思爲事難決。不如小東貝三字爲圓轉。因曰。適所言肆甚。幸先生恕我。東貝鞠躬致謝。蓋人言其子則心平氣和。無有所忤。即其妹過來。恆嚴色以待。今日亦大示霽顏。羅意莎曰。自今日起。番尼即有種種謬戾。吾皆恕之矣。讀者須知其嫂氏初無開罪於羅意莎。胡待其恕。果爾者。厥罪有二。一則擅敢嫁我有財之伯兄。一則

胡以不先生男而但生女二者其番尼之爰書乎至第二節事尤爲羅意莎所弗釋謂番尼之至吾家享用過度但生女子豈爲酬恩之具平日恆以此怏怏不平痛斥其嫂之罪狀此時東貝忽有人呼之登樓客座中但留此二女人而已討克司待東貝行後縮其肘作駭狀羅意莎曰吾不對爾言乎汝見吾兄必且驚慕無已討克司不答復縮其肘以堅其駭慕之意羅意莎曰至於吾兄之產句討克司伸首曰如何羅意莎曳其長聲曰多句矣句哉句討克司曰但以阿兄軀幹隆然神威凜凜吾觀英雄之象多能求其半如阿兄者都不可得今品題賢兄之狀曰世非金裝太子者決無是丰儀以太子不必多金則富貴備矣此時東貝入羅意莎曰阿兄胡爲色變詎有事耶東貝曰羅意莎適醫者言番尼句羅意莎曰汝勿信彼言我閱歷多決無傷番尼但能自持必無他患自持者彼即弗能我亦助之使起兄且隨吾前東貝初不輕信其妹之言然今日意得又謂閨房閱歷男不如女因亦信之同行時密昔司東貝偃臥未嘗少動佛羅倫司仍伏其母之身以臉相親即人至其後亦不引首而視醫生

語東貝曰。果女公子少離者。病人卽不自聊。吾以病人戀女故。仍命其至此。羅意莎既入。見樓中寂然。二醫相顧。無所措手。亦頗駭然。少須至牀沿。微呼曰。番尼。如何。病人莫答。但聞東貝表機徐動聲。羅意莎曰。吾親愛之番尼。東貝視爾。爾胡不引目而視。彼將以乳兒置爾身畔。汝當清醒。方能將兒歸爾。卽爾此時亦當醒矣。語時。戟二指上嚮。傾首聳耳。以目他顧。似潛聽病人之言。少須復曰。汝何言。吾乃不聞也。番尼實則醫生之表。與東貝之表。彼此機動。病人仍無聲響。羅意莎曰。番尼。汝再不醒。我將發怒。汝善自持。我亦深知自持難也。然此世界卽爲自持之世界。汝今小試之。若仍不答者。我將詈汝矣。番尼仍不答。羅意莎大驚。卽曰。番尼。汝且少張其目。卽悟吾言。病人仍無言。羅意莎驚曰。此如何了耶。兩醫復相顧者久。辟而根司卽至牀前。謂佛羅倫司曰。汝試呼之。佛羅倫司曰。嬖嬖。吾在此也。此聲一動。竟呼起。密昔司垂泯之知覺。但見鼻竅微動。目睫微張。少作笑容。佛羅倫司哭曰。吾親愛之嬖嬖。醫生卽止。佛羅倫司勿哭。且引此雛女之髮。弗令蒙病人之面。然氣息斷矣。

第二章

密昔司赤克。送終後。下樓言曰。吾今日後盡恕番尼之罪。然吾仍不料番尼卽於此決我去也。此時密司忒赤克亦前至。羅意莎之語。卽所以語其夫者。赤克肥碩而禿髮。豐頤廣顙。二手長納諸衣囊之中。無事時。則噫氣爲歌聲。今日臨喪。則極力制其聲。吻爲狀甚窘。言曰。羅。汝勿悲梗。防病作也。忽脫口歌曰。叨爾。句囉爾。句囉。句卽曰。我忘矣。卽不語。其妻則怒目視之。言曰。今日外家之不幸。正可用爲前鑑。可見人當自持。不自持者。且立死。須知天下之事。皆有至理。寓焉。無事不足爲吾輩之警戒。赤克者。初不願聞此無謂之語。卽曰。羅孺子如何者。妻曰。其母新喪。第一節。須得乳嫗。此時聞門外有車聲。羅意莎卽至牕下外張。赤克見無事。卽亦他適。赤克初非懼內之人。若以功力均之。旗鼓相當。無上下也。有時赤克似敗。實則非敗。方自養其精銳。乘虛大喊。而羅意莎或轉勝爲敗。然亦有不虞時。有爲其妻所遏抑。故二人爭時。密觀不能決其勝負也。如高歡之於宇文泰也此時門外車聲之來。則密司討克司去而復來。入